

后记

这本书前后做了三年，原先想老唱片来之不易，能翻录出一百首曲子，就该谢天谢地了，但最终还超过预期，做成140首。这当中，弦友黄东翰不负所托，收购了一批又一批，又蒙泉州师院博士后、南音副教授马晓霓慷慨提供26张珍藏品，石狮锦峰中学一级教师谢文逯专程送来10多张，又有鲤城方志文献馆找出多张1950年代的唱片来襄助。这批老唱片，多数是外国公司的产品，最早是清末以龙为商标的，年已过百。总的看，老唱片品相不一，受损伤的程序也不一样。能不能追回历史的声音，把握不大，心常惴惴。好在老友苏兆平技师尽心尽力劳作，又有先艺公司杨志雄和员工的努力，当年录的原音才能不同程度的还原。

但只是把历史的声音翻录出来，显然是远远不够的，还得考究每首曲子的名目和内容，又是谁唱的，是哪国哪家公司哪年出品的，于是就得一一找到相关的资料和对应的曲谱，用文字来说明，然后汇编成书，供爱好者参照聆听。因而必须把不同唱家不同时期唱的曲子，与不同师承不同地域传抄的曲谱配对起来，然后才可能做成唱音与唱词同步的“智能曲谱”。但有许多曲目，当年唱家所唱与传统曲谱对照，怎样对也对不起来。后经传请台北艺术大学南管教授林珀姬审校，她尽心尽力，手边资料还欠缺的，她就到民间社团找来曲谱，甚至听音记谱，然后及时抄传过来。一时间我的邮箱和微信中满是她的信息。其中有首黄五娘唱的《心内欢喜》，最传统的曲谱应该有三处“杜宇娘”的典型腔（有如《望明月》的“且回步”，从头句至第二句的音高陡升6度，很有张力），就是这样反复修改抢救过来的。另一首《山险峻》，令人困惑的是无“爹妈”句，也是经她指出，并从老唱片遗音得以证实，百年前早就有人贸然删去“爹妈恁值去”一句关键词。

与此同时，在北京从航天部门退休的乡贤李川生研究员，他与林珀姬教授一样，应约为解读老唱片各自撰写了一篇很值得一读的文章。李川生还一直关注这本书的编校，特地为这批老唱片的身世，去查找史料，先后从中找出美国一家唱片公司不同时期三种名称的变更，和英国两家公司在上海不同时期的产品，以及中国唱片厂更名中国唱片公司的时间差，从而找出唱片唱录和出品的不同年份。其专心致意、细致入微的工作态度，不由使我想到他是用研究尖端武器的精神，来帮助我校正书稿的错漏。他还特地购买四本各章节都附有二维码的四大名著寄赠，帮我们为每首老曲都做个二维码作参考，果然起了启蒙作用。再者，华侨大学的朱媿媿副教授，近年虽在北京访学，但还一直关心这批老唱片的翻录，又反复听取其录音，进行泉方言音韵的分析研究，而后写出一篇很好的文章，帮我们加深对唱片文化意义的理解。

三十多年来我一直在泉州地方戏曲研究社工作，主要业务是整理资料和编书出版。说句心里话，编书不怕辛劳，只怕错漏。而这本书的牵涉面大、环节多，繁琐性更甚，常感困顿，因而更耽心错漏闪失，好在如俗语所说，幸得遇到贵人帮助，现在才可以交付印刷。所以在此谨向以上所提到的各位和主管部门、出版印刷部门、本社同事以及家人的关心和支持，表示衷心感谢！书出版后，读者如发现书中有什么错漏和不当之处，恳望及时指出，我们将在泉州南音纪录工程网站中对它加以改正。

郑国权 谨识 2017.11.17